



借书卡

□纪开顺

一本本杂志《做人与处世》、《演讲与口才》，还有《故事会》、《读者》等等。一本本书刊，捧读在手，沉浸其中。真让人爱不释手，百看不厌。数年的阅读，使我明白了：做人，要做一个善良、厚德之人，一个永远有益于人民的人，做人不能太方，也不能太圆，前者会伤人，后者会让人远离你，因此做人要椭圆。我更明白了：处世要知理、知事和知情，处世要厚道、善良，不能奸诈、狡猾，投机取巧。多年的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使生活更加充实，同时培养了我的许多兴趣和爱好。学乐器、练书法，勤锻炼……现在我的小提琴拉得有模有样，书法也常常赢得别人的赞赏，羽毛球、太极拳也能打得同行夸奖。

多年来，一张小小的借书卡让我学习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、杂志，收获了知识，增长了才干。如今，我虽已年近古稀，但仍感才疏学浅，“读书可以怡情，足以博采，足以长才”。德国哲

学家培根说得好多好！读书的窍门无他，多读，多记而已；写作的门路无他，多思，多写而已。

每当捧读一本好书，就像交了一位良师益友。潜移默化中，道德的培养，人格的升华，尽在不言中。每年的4月23日是“世界读书日”，其旨意在倡导人们都来读点书。高尔基说过：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理想的好书籍，是智慧的钥匙。每当读到一本好书，就像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，又好像畅享一道道丰盛而味美的佳肴。西汉思想家刘向说：“书犹药也，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多读书，读好书，善读书，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，将终生受益匪浅。

一张小小的借书卡，带给我无数的智慧知识，带给我无比的欢乐时光。

谢谢你，借书卡！

自从有了个人网银后，我便常在网上“淘宝”，做得最多的还是“淘书”，特别是淘旧书。我专门收藏了两家专营旧书的网站，有事没事就去转转，找到喜欢的就放入购物车，碰上特别想有而至今没有的好书干脆直接下订单。两年下来，不但淘到了不少心爱的“宝贝”，还收获了不少的感悟和快乐。

有些旧书是商家贱卖的，这些书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有个一年半载甚至几个月不到，就能像街面上店铺招徕顾客宣传的那样，来个“清仓流血大甩卖”，让拾漏者捡到大大的便宜。2010年10月，中国散文学会主持编撰了《中国散文家大辞典》和《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》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。不知叫有幸还是叫无奈，两本书中分别收入了我的简介、照片和散文小作，但一看出版社的购书通知，两本书加在一起竟要800多元！我惊讶得伸了伸舌头，想我工薪阶层，平时虽有些稿费外快收入，800元究竟不是一个小数字，用阿累的话说“饭是不能不吃的，然而书也太好了”，但这样的书，早读和迟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。于是，我放弃了购买，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旧书网站上，不停地去搜索，即使好多次失望而归，但仍坚持不懈。“苍天不负有心人”，2011年8月，我终于从网上淘到了这两本书，经过与卖主的一番砍价，最终以不到200元的价格成交。摸摸厚厚的精装本，看着自己的姓名和文字，想想一下子节省下600多元，自然“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”，便觉得网上淘书的好处了。

有些旧书却须买家贵买的，这些书就像陈年的老酒，在时光的一角静默，年头越久，越有一种弥足珍贵的芳香。说来可笑，作为一个与文字、书籍打交道多年的柳堡人，我却一直没有读过著名作家石言写的那篇著名的小说《柳堡的故事》，恐怕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，也只是从那部电影上了解到作品的内容。从小到大，我就一直埋藏着一个心愿：一定要读到这部作品的原著！没想到这个愿望只到2011年春天才得以实现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从孔夫子旧书网里搜索到了石言老师的两本书，一本是小说集《秋雪湖之恋》，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当时定价1.85元。另一本就是我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《柳堡的故事》，这是195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石言老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单行本，其珍贵程度无以言表。这本书当时的定价只有0.30元，分4次印刷，共发行6万多册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但时过境迁，半个多世纪过去，现在拥有这本书的，怕也是不多见了，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找到它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记得那一刻，我的心就像要飞起来一样，有一种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的兴奋，当下就作出决定，再贵也要把它据为己有。最后的价格并不高得令人稀奇，两本书加在一起不过80多元，这又何止是80多元能买到的呀！书已经发黄了，但保存还相当完好。看到扉页上盖着“全椒县图书馆藏书专用章”，我既感到纳闷，又觉得该说声“谢谢”，不管怎样，这本书在我手里再也不会流失，我甚至会把它当作“传家宝”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。

近年来，我从网上淘到许多自以为是稀罕的东东，有名著，也有些别人看不上眼的闲书，甚至还有儿时看过的小人书。它们无一不是我的挚爱亲朋，或勾起我对美好童年的回忆，或强化我对读书岁月的珍惜。我想，不经风雨，不用出门，在家就能淘到自己心爱的宝贝，这未尝不是时代生活的进步、宅男宅女的幸福。



本版投稿邮箱：byrbfkb@163.com

网上淘书杂记

□柳晨

在言语中享受天伦之乐

□华兆昌

语言，是人与人沟通的桥梁，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。祖孙之间，多为相陪为乐，也少不了语言交流。我的小孙女华云蕊，她那活泼可爱的话语，叫我愉悦，让我快乐，使我深深地印记在脑海中……

“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！”这是孙女在四周岁时的出言。世界，对她来说，肯定不知道多大，可爷爷听了，捧腹大笑，不由乐乎。

每逢周五放学，我常去接她，在我这儿度周末。晚上，我习惯地带她睡觉。睡前，陪她打扑克（接龙），给她讲故事，同她一道看电视……快睡时，为她泡奶粉。正常情况下，泡一次。有时，她会调皮地说：“睡不着，再泡点。”为了花钱买安，泡就泡呗。也许是开心，吃完奶粉，搂着爷爷的脖子，小嘴贴着爷爷的脸，安静地睡了。

大孙女14岁了，学习辛苦，时间紧张，很少与我们老人相伴。那么，小孙女就成了“淘喜

宝”。上幼儿园，要接送；在路上，陪她玩；在家里，围她转。有求必应，有问必答。正因为这样，才获得了这一赞誉。

“一百岁都要爷爷！”这是小孙女的一句名言。我自然是哈哈大笑，乐不思蜀。孙女的陪伴，对近古稀的我来说，既觉得累，又感到快乐。每到游乐场玩耍，一去就是半天。去了，不想走，走了不想去。她玩得忘乎所以，我陪站陪笑，步步紧随，不敢怠慢。

时而，我会说：快了，10岁以后就不要爷爷了。大孙女10岁前，陪她写字，打球、游泳、逛公园，曾是形影不离。10岁后，叫她去吃饭，去住宿，都有点勉强。何不？小孙女10岁后，也会这样。然而，小孙女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，当我陪她两个小时后，感叹了一句：“快了，10岁后就不要爷爷了！”可她回应了一句叫人铭记到永远的名言。

青春是最珍贵的财富

——悼念海派作家程乃珊

□蒋冷笙

邀出席了在苏州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中学生“江南雨”文学笔会，有幸同著名作家及诗人峻青、赵丽宏、程乃珊、车前子、陶文瑜等人有过几天的接触，其中最叫人难忘的当然就是我仰慕已久的程乃珊老师。笔会的日子自然是难言的精彩，与会的师长无不洋溢大家的风范，光照我的追求和理想。或许是异性相吸的原因吧，给我印象最深和想程乃珊老师。

程乃珊，1946年6月生于上海。祖父是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，父母亲都是上世纪4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，有很好的文学、音乐修养和外语造诣，对她影响颇深。程乃珊可谓是名门之后，又有在香港生活的经历，这些都注定了她的高雅与脱俗。第一次见面，来自乡村的野小子，我自然会被程乃珊老师全身上下散发出的那种端庄、典雅、知性的气场所震慑。她的穿着是无比的精致、优雅和考究，有一种出自名门望族或绅士淑女的味道。

在我的眼中，程乃珊老师作品的文字写得十分优雅，生活中的她也是个很优雅的人。那次出席笔会，尽管参会的都是些和我差不多的毛头小伙子，但她刻意打扮得很好，不是那种艳丽，的，而是很精致很高雅的那种，看上去真的气质非凡。她体态雍容，性格温和，语速极快，做事认真。一头齐耳短发显得非常年轻，一副大大的太阳镜恰到好处地配合着她白皙的皮肤和灿烂的笑容。一口标准纯正的老上海话，给人以音乐般的享受。我觉得，她是个特别通达、天真有趣而不世俗的人。虽出身名门，却没有大户人家的娇

小姐脾气，而是处处表现大大咧咧、风风火火、古道热肠。

笔会结束那天，主办方安排我们游览太湖风光。我有幸与程乃珊、赵丽宏两位老师同乘一艘游艇，还在“天下第九洞天”前合影留念。一路上，程乃珊给我讲述了1979年7月号《上海文学》发表的小说处女作《妈妈教唱的歌》创作简历，由此开始了她多彩多姿的写作生涯。她说：“我是上海的女儿，永远也不会放弃为我的上海而写作。”看得出，程乃珊老师是一位热爱生活而又极其勤奋的作家，她是上海的女儿，她用手中的笔“把上海的前世今生留在了白纸黑字上”，她所写的文字都是从血液里流出来的。

临别时，程乃珊老师欣然在我的纪念册签名并写下赠言：“你拥有最珍贵的财富——青春。”这句话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伤痛或幸福的日子，它让我懂得了青春的珍贵，只有勤奋学习、努力写作才是最好的珍惜。

斯人已逝，音容犹在。噩耗传来，不禁令人凝噎久久。提及程乃珊的离去，作家陈丹燕写道：“如落叶一般，在春阳中离开……好在，曾为这座城市留下的文字，永远鲜活在读者记忆中、城市历史里。”《上海文学》杂志社社长、程乃珊生前好友、著名作家赵丽宏说：“她是在思考和创造中走完了生命的旅途。她的生命并没有中断，她的作品会长久地在人间流传，她会和她的文字一起，一直活下去。”我想，程乃珊老师生命虽终，但作品将永葆青春，是这人间最可富贵的财富。



2013年4月22日凌晨，著名海派作家程乃珊因白血病而过早地离开人世，享年67岁。她为《上海文学》撰写的8000字专栏稿《就这样慢慢敦化成上海女人》成为她的绝笔。从此，张爱玲式的上海文学很遗憾而无奈地缺了一角，也许会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空洞。

相比于其他名家的病逝，程乃珊的离去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我特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关于她的消息竟也寥寥无几。也许是因为这个春天，H7N9禽流感在江浙沪等地的暴发，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位英才的离世；也许是两天前的上午，四川雅安芦山一场突如其来的7.0级的大地震，使国人沉浸在失去数百名同胞的巨大悲痛之中，而一时忽略了对这位“以写作为使命”的女作家的追思。总之，程乃珊这个“文字带着老上海烙印的第一人”就这样悄悄地走了，留给我无尽的怀想。海派清口艺人周立波称之为“一个活在昨天的女人，就连叹息都是那么的优雅”。

此时此刻，我也愿意“活在昨天”关于程乃珊的记忆里，用“优雅”如诗歌般的“叹息”，表达我对这位优雅海派文化资深见证者、传承者的敬意和祈祷。

1987年7月，作为一名高中生代表，我应